

临高启明

第一卷_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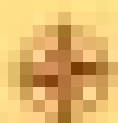


肖峰_®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临高启明

卷一 临高



2013

临高启明

第一卷_下



肖峰_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第一章

D日



虫洞消失瞬间掀起的大浪也波及了另一个时空，大浪顷刻将最后的8154渔船吞没。

“各船汇报状态！”蒙德在电台里喊道。

“驳船正常！”

“登陆艇正常！”

“渔1正常！”

“渔2正常！”

“渔3正常！”

“渔4……有一艘汽艇在急速靠近我艇！”

执委会的人都是心头一沉，汽艇，17世纪哪来的汽艇？

不等文德嗣说话，席亚洲已经在通话器里呼叫渔船舰队的领队邬德了。

“有不明身份船只，立刻查明身份！”

“邬德明白！”

“老付，你赶快带人去飞云号上去取武器。”

“飞云号……没有！”

“什么？！”驾驶台上的众人齐声惊呼。

北美的船不仅有好几位元老，还装着他们的全部武器弹药——这可是比性命还要紧的东西！

“怎么？没穿过来？”萧子山急道。

“雷达上没有飞云号的反射信号！”

马千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的脸铁板着：“马上扣留汽艇！无线电呼叫飞云号！”

“明白！”

丰城轮打开了两个大型探照灯，雪亮的光芒顿时照亮了夜幕已经降临的海面，邬德率领的渔船舰队中的两艘船离开编队，船首劈开波浪，一南一北的全速向汽艇的两翼包抄过去。

灯光照亮了整个水域，文德嗣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渔船队旁边，有一艘载客8人的小型的海用摩托艇——是他们也穿了，还是自己根本没穿过去？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人，发现执委会的每个人都沉着脸，显然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执委会的人大多年龄在三十以上，个个自诩多年社会磨砺，沉着冷静是起码的修养。但这会儿也渐渐沉不住气了。虫洞已经没了，如果没穿过去，善后工作不用说是一场灾难了。

蒙德拼命拿着望远镜察看着四面，水面上看不到月亮，四处一片漆黑，只有以这艘丰城轮为中心的海域灯火辉煌，这更让四周的黑暗变得深不见底。

“应该是穿过来了吧。”他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忽然想起了什么，赶紧察看起设备来。

“GPS没信号了！”他叫了起来。

这个举动也提醒了其他人，好几个人都掏出了手机，不管他们使用哪一家公司的手机卡全部显示“信号搜索中”——琼州海峡里手机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电台里的各个频率也都是是一片空白，只有电流回波的嘶叫声。

“成功了！”执委会委员们把冷静抛之一旁，欢呼起来。

既然这里是17世纪，不管汽艇上来的是何许人也，都无碍大局了。

电台里传来了邬德的声音：“已经控制全船，俘虏4人。好像是旅游者。”

“全部送旗舰上来。”

“飞云号联络到了！”负责无线电报务的李运兴报告说。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既然能联系到，说明他们穿了过来。

“在哪里？”

“不清楚，”李运兴说，“现在GPS和无线电导航全部失效了。飞云号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周围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航海雷达上也是空白。”

“见鬼！”席亚洲叫了一声，双方都没有在雷达显示屏上发现对方，表明飞云号现在距离穿越地点很远——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在穿越的时候发生了时空扭曲？这复杂的物理问题席亚洲想不下去了。但是他知道后果：飞云号不能在天亮前和他们汇合的话，元老院的武备就下降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军事组所有的热兵器只是11支口径不一的霰弹猎枪，1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1支使用WMR弹的小口径猎枪。指挥渔船支队的邬德另有1支他私藏的54式手枪。

此外他们还有十几支气枪：打鸟打兔子行，能不能算是武器真不好说。

“我们现在武器太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席亚洲说着下达命令，要元老们中间有携带弓弩的人立刻到甲板上和“猎枪队”集合，组成一个火力支援队。在丰城轮的驾驶室附近把守。另外吩咐将各种刀具分发给体育组成员，做好肉搏准备。

“怎么？没有枪？”张柏林看着发到自己手里的一柄开山刀，诧异地问道。

“飞云号和我们失散了！”席亚洲低声地对着甲板上军事组人员说道，“他们现在方位不明，天亮之前不可能和船队汇合，在此之前我们要靠现有的装备确保船队的安全。”

体育组的成员紧张地穿戴起装备来，他们有的穿的是防刺服、80钢盔加护目镜，有的是成套的防暴服和防暴头盔。钢制的防暴盾牌也拿了出来。

只是武器太寒碜，清一色的各种刀具，连个长矛也没有，席亚洲知道不管什么好刀好剑，肉搏战中都没有长枪好使。但是一时半会他也没地方找长矛去。

“大伙注意了，我们现在不是警察，是进入临战状态的士兵。”席亚洲板着脸，“来犯的都是敌人，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明白！”全体长短不一、高低不同地吼了一声。

“通知驳船和登陆艇，所有船只上的人员，非必要人员全部进入船舱，各个舱室锁闭。打开全部照明灯！”

夜还漫长，在没有导航手段的帮助下，黑灯瞎火地靠近海岸或者搜索飞云号显然是冒险的行为。执委会决定所有船只就地下锚，等天亮后再进行登陆行动。这里是17世纪，没什么船有能力碰撞损害到他们。安全起见，各船的大灯都打开了，照得周围雪亮。除了武装组的成员，其他人全部进入舱室，锁闭舱门。

漆黑的夜色中，船队静悄悄地停泊着。妇女儿童和老人都待在舱室里休息，青壮年们聚集在走廊过道和公共舱室里，有的闭着眼睛休息，有的还没有从穿越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小声地交谈着。四周万籁俱寂，除了船用发电机和鼓风机的嗡嗡声之外，一点声音也没有。从舷窗望出去，雪亮的灯光将船队周围的海面照得通亮，却映衬出黑夜的深不见底。许多人的心头都浮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那夜色笼罩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生活着什么样的人？他们谁都不知道。搜集再多的史料，相对于被湮灭的历史，依旧是沧海一粟而已。明天天一亮，他们就要踏上这异世界的旅程，生死未卜，祸福难料。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理想、抱负和野心成真的那一天……

在紧张的期待气氛中，萧子山往驾驶室下面的船长会议室走去。被扣留的四名意外穿越者就关押在这里。

“格老子，你们这是干什么！土匪！海盗！二流子！棒棒！”萧子山刚一打开门，就听到一个中气十足的老人的吼叫声。

“爸，您别喊了，有话好说……”另一个男声在劝阻。

“这是琼州海峡，不是红海，索马里！人民海军不是吃素的！”

“你们几位先生有话好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有钱人，一家来海南旅游的……”

这是个中老年妇女的声音。

萧子山下意识地拉了拉衣襟——他很不习惯穿制服，推开舱门走了进去。

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汽艇上的四个人是一家子：一对老夫妻和儿子儿媳。一家人去海南旅游，老头子过去曾经在海军部队服役多年，和海南这一带的海军部队都熟。过海峡的时候没买船票，找了在当地转业的老熟人借了艘旧汽艇，想顺便重温一下航海的旧梦。没想到快到博铺港这边的时候忽然遇到了奇怪的风暴，等平息下来四面一片漆黑，就看到不远处的那几艘船了，向船队靠拢纯属是为了问个信——汽艇上除了罗盘之外什么航海设备也没有。结果莫名其妙的就被两艘渔船上的人给抓了。

“几位先休息一下吧。”萧子山依然满面笑容，“现在外面天黑着，天亮了 we 再说。”心想这事怎么说得清——人肯定当我安定医院逃出来的。

“天亮就让我们上岸吗？”公务员模样的儿子问道，萧子山注意到他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地看他那漂亮的老婆。

“这位先生，我们真的就是老百姓而已啊。把我们扣着有什么用呢？”老太太又在解释了，虽然事情很突兀，现场又有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端着5连发猎枪，她还是镇定自若地解释着，说话一点不乱，一看就是场面上的人物。

“你看，不怕你笑话，我们家老头子过去就是在这里当海军的，儿媳妇也是干警察这行的，这海峡里海事、海监、海关、海警、渔政还有海军的船是川流不息的，你们这样有意义吗？都还是年轻人，犯不着这样。我们一家就是老百姓，也不想当英雄，下了船大家各归各，行李就当是丢了……”

老太太的话软中带硬，不错呀。比这儿子和媳妇强太多了。萧子山依然礼貌地点点头，说：“一切事情等明天再说吧。”他站起身来，“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崇祯二年九月初三（大统历）

公元1628年9月30日

D日

天色微明的时候，夜间警戒解除了。马千瞩命令打开舱室门，让大家能够上甲板透气。几百人挤在有限的舱室内，老船的通风设备又差，空气流通不好，一晚上下来许多人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舱室门一开大家纷纷走动起来。昨夜的一切，特别是虫洞消失瞬间的壮观场面，成了大家无穷无尽的话题，多数人在舱房内没看到这一幕，但是拍下



防暴服

画面的DV和数码相机却不少。

飞云号的失踪也在人群中传播开了。这给元老院的前景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这件事对大业的影响：缺少了现代武器，他们要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显示自己的强大？

空有“坚船”，没有“利炮”，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空只会沦为一群肥羊。

在丰城号的驾驶舱里，执委会也在召开紧急会议。

飞云号虽然已经联系上，但是从双方的雷达都无法发现对方来看，相隔的距离至少100海里以上。要马上赶来汇合怕是难以做到。

“现在太阳还不够高，飞云号就算要测日高来定位也得等到正午。”王洛宾说，“我们是等他们来汇合，还是现在就开始登陆？”

“没有杀猪匠，就吃带毛猪？”马千瞩毫不迟疑，“我们初来乍到，每一分钟都很珍贵，飞云号最快也得到晚上才能和我们汇合——应该立刻登陆建立基地。”

“我们在海上漂泊的时间越长，给岸上防备的时间就越多，要速战速决。这么大的船队聚集在琼州海峡上不可能没人看到……”席亚洲也持同样的看法。

“如果我们登陆之后和土著发生冲突，就要去和土著打肉搏战，谁胜谁败且不说，这伤亡可不会小。”王洛宾略感担忧。

“我认为登陆之后马上和土著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席亚洲说，“按照熊承佑送来的资料，临高几乎没有像样的官方武装力量，民间主要是地主武装，这些民团以保卫本村本寨为目的，不会轻易出动打仗。因而不会来主动攻击我们。如果我们在海上逡巡太久，反而会使得县衙门有时间整合武备来应对。搞不好还会引来驻海口的琼崖参将的注意。”

船队没有一艘船是客运性质的，将近千人的团队挤在这几条船上，不但生活起居不便，仅仅维持必要的吃喝拉撒都成问题——条件最好的丰城轮的淡水设备和生活设施是为54名船员预备的，不是好几百个穿越者。更别说待在平甲板驳船上的人了，那上面的生活设施就更差了。

船上的动物集装箱里还有宝贵的种畜种禽，在船上时间太久势必会造成动物死亡——这个损失几乎是无可弥补的。

现实问题就迫使会议很快就做出决定：按原定计划开始登陆行动。

驾驶舱里的会议正在召开的时候，甲板上已经热闹的像市场了。在临时堆叠的集装箱之间的大小空隙间，新时空的元老们正在甲板上吵吵嚷嚷地解决个人生理问题。

萧子山马上就发现了第一个在计划里没想到的问题：这么多人的早饭无法解决——船上的厨房是为54个船员准备的，现在仅仅丰城轮上就有五百多人；盥洗也成了问题，厕所前排起了长队，有些等不及的人干脆就冒险跨到摇摇晃晃的小艇甲板上，直接向大

海高空排泄起来。

“这样不行的！”被任命为登陆侦察小队的队长北炜大光其火，冲着萧子山叫道，“这么多人的排泄物，会把鲨鱼都给引来了！一会儿登陆太危险了。”

萧子山无可奈何地说：“那我怎么办呢？船上的厕所只有那么10个位置，现在有五六百号人要用。”

“一会儿要出了事故就不好办了！鲨鱼不说，这么多人都爬在那晃晃悠悠的小艇甲板上，摔下去一个连捞都不用捞。”

正说着，管理食堂的曹大妈一脸无奈地走了进来：

“萧组长，您说这咋办呢？大伙说要喝点稀饭，我看船上那伙房，做不了五百个人的稀饭，来不及啊……”

萧子山刚被北炜教育过，这会儿又有人扯起稀饭问题，眼看登陆还没开始就出了好几个纰漏，心里不耐烦起来，心想还不都是你自己多事！现在问我怎么办？萧子山心里暗暗骂了起来，但是又不便发作——人曹大妈五十多的人了，跟着穿越众舍生忘死的来开辟新世界——只好先敷衍一下，“有多少先熬多少，一批批的发吧，有总比没有好……”

原本不给大家熬稀饭本来也没什么：每个人都准备有三天份的干粮，只要保持淡水供应，啃啃那能量棒也能对付过去。

问题是这曹大妈一看到船上有厨房，居然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按老习惯做上早饭了，天还没亮，总务组的韩元元带着几个女孩子给船楼里的执委会委员们端来了刚出锅的稀饭和蒸好的馒头，每人还有一小碟袋装咸菜和几颗油炸花生米。

这下马千瞩就知道麻烦了，群众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凭什么你们领导都在吃热腾腾稀饭馒头，俺们群众要就着凉水啃那过期月饼馅味道的能量棒？这事业的一开头就搞出差别待遇来，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所以这会儿执委会喝粥都偷偷摸摸的，没人靠近舷窗。

一会儿萧子山通过电话汇报说热水供应紧张，元老们喝水都要排队了，建议立刻动用储备的瓶装水。

“瓶装水暂时不要用，”马千瞩摸起电话：“轮机舱吗？把制淡设备开到最大，要充分保证淡水供应！”

“充分保证，你谁啊？！”电话里传来一个愤懑不平的声音，“制淡设备就这点供应量，你叫我们尿淡水出来？”马千瞩听出这个声音是萧白郎的，他是学机械加工专业，又会设备安装及管理，就给分配去跟船学习了三个月轮机。

目无领导！马千瞩暗暗骂了一声，想待这里也没用，干脆下甲板去安抚下群众情绪。

董时叶靠着自己的背包坐在甲板上，他从小艇甲板上下来的时候腿都软了，两腿之

间就是大海，看一眼就够头晕了，幸亏船几乎没什么起伏，风平浪静的。天边的残月正在慢慢淡去，看着在厕所边排队边骂三字经的群众，他觉得这个险还是值得的。

没地方洗手，好在他对这些问题早有准备，拿出消毒液擦了擦手——卫生纸，消毒巾、净水药片这些他带了很多。完全指望组织那是靠不住的。他也没拿出杯子去刷牙——许多人在船舷两侧不住做引吭高歌状，白色的泡沫在船体两侧挂出一条条污痕，蔚为壮观。他只用牙线和一片无糖口香糖做了清洁牙齿的工作。没有安定下来尽量不打开整理完毕的背包，这就是他的原则。

供应的稀饭一度让秩序有些混乱，董时叶可不去凑这个热闹——每次只够 50 个人每人一碗。等的时间太长了。他也没去啃那难吃的能量棒，自己带着 PLA 的压缩干粮，就着水啃几口干粮也就是了，喝粥一会儿还得找水洗盘子。要不洗的话盘子就成了细菌滋生的培养基了。

从船上看上去，昨天漆黑一团的海岸线现在已经清晰可辨。临高应该是一个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的县了，但是海岸的这一带，却像是没有人烟。

侧舷外不远处的海滩很窄，满地都是黑色的碎石砾，一点没有印象中海南碧海银沙的感觉。后面是一块矮小的断壁，由于地震的石头断裂悬崖切成了许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缺口。有些地方有几处不陡的斜坡，可以通向断壁的顶端。

往西看去，距离丰城轮不到一海里的地方，有一个突出陆地的海角，那个大概就是博铺港的河口了，海角上长满了许多向水面倾斜的红树林。这些红树林郁郁葱葱，几乎长满了整个海岸地区一直延伸到水里。这个地方如果来的是一位植物学家，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这么完整的红树林生态圈在 21 世纪的海南已经很少能看到了。

董时叶忽然发觉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沿海的树木里，竟然没有一棵海南最常见的椰子树！这让他这位老驴友十分诧异。椰子树是一种比较容易成活的树木，热带亚热带海岛、海岸上到处可见。他不知道临高本地原先的确是没有椰子树的——21 世纪的临高椰子树是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后才陆续引种的。

海滩上，起落飞翔着大群的叫声刺耳的海鸟。其中多数是各种不同的海鸥，也有潜鸟。显然，在 21 世纪很少能看到如此密集的鸟群，这荒莽的感觉让他的心情有些压抑——这里还是人类涉足极少的地方。

丰城轮右舷外一阵喧闹，一幅巨大的绳网从侧舷放下，由北炜带队登陆侦察队背着武器、开山刀在同志们的注视下顺着绳网爬下舷梯，登上了摩托艇。

登陆侦察队由军事人员、工程测绘人员、地质勘探人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探查港口及沿海数公里的地形、水文资料和可能有的村落及水源。配备了对讲机、自卫武器和 25×8 望远镜、测绘工具和一部数码相机。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即使是非战斗人员也穿了防刺服、迷彩服和钢盔，突击队员还配备了防暴服和防暴盾。

“注意安全！”马千瞩在舷梯口对北炜说。

“您放心好了。”北炜敬了个礼，转身下了摩托艇。

“突突……”的引擎声比现实里早了几百年打破了千万年的平静。摩托艇划开海浪快速驶向隐隐现现的海岸线。

北炜是登陆侦察队的队长，全权负责登陆的安全事宜。登陆指挥部给他的命令是：在博铺登陆点附近搜集勘探当地水文资料，标记航道和登陆滩头，如果能接触到当地人，设法询问当地状况。

“如果可能，设法和熊承佑接上头！”

为此特意把熊卜佑也安排进了侦察队，不仅因为熊承佑是他的堂弟，关键是他们兄弟俩都会说临高话，在队伍里是翻译官的角色。

临高话是海南方言中的异类，现代海南也只有临高、儋州和澄迈的一部分人使用。它不仅和普通话差异极大，和海南的主流方言琼州话也完全不同。一般认为，这种语言和广西的壮语有同源性。语言上巨大的差异，使得临高在海南一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与外界交流较少，社会环境相当的封闭。

侦察队因为依靠地图上的定位会有较大的误差——配备的地图虽然是最大比例的临高县地图、地形图，但是毕竟当中隔了四百年，很难说地形地貌的准确度有多少，纯属聊胜于无。因此北炜决定暂时不靠近海岸，直接朝向这里最显著的地形标记——临高角而去。

如果说本时空的临高县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最为广为人知，那就是“临高角”这个地方了。

另一个时空的临高角，还没有发生过波澜壮阔的一幕，但这里一直都是海南岛的关津要地。在出发前的情报通报会上根据熊承佑提供的情报和史料上的讯息，他们大概知道从元代开始临高角就设有烽火台。明代在这里设置有博铺巡检司，“提督盘诘之事”。

巡检司并不仅仅是“派出所”，它还承担着当地的民事管理工作，是一个既文又武的单位，常常设置在要津之处。这里既然有巡检司，其地理位置亦属相当重要。

正德年间这里有弓手三十人，巡船三只。到了万历末年还有弓手十二人，配有巡逻船。本地长期散居着疍户渔民，可能会遇到当地的渔船。

北炜在船头仔细地搜索着前面的地形。D日之前的3个月，军事组的部分人员曾在21世纪的时空进行一次海南的参谋旅行。对计划中登陆地点：临高角—博铺港以及

作为候补的马袅湾、红牌湾、后水湾等地的地形做了重点勘察，标定了预订的登陆地点和后备登陆点。

北炜作为登陆侦察队的领队不仅当时详细地察看了地形，事后还多次根据资料重温了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做到心中万无一失。

东方既白，岸边的一切在望远镜中都显得非常清晰。汽艇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开阔的海湾，根据海图，这里应该是临高角西南的龙豪湾，因为风浪较小，鱼群经常会洄游到这里栖息，是临高的重要渔场之一。

北炜用望远镜搜索着，很快就看到了熟悉的从西北延伸向东南，长约一公里的三角形海岬——没错，这里就是临高角。

临高角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天然的防波堤，长达 1.5 公里，宽 500 米。堤岸的中间都是海水冲上了的沙子，晶莹洁白，形成一条沙堤路。21 世纪的海岬上有石砌的碉堡、瞭望塔和清朝海关在光绪十九年（1893 年）建造的灯塔。本时空的堤岸上虽然空无一物，但是整个地貌差别很小。

“减速，注意观察水下。”北炜提醒道。临高角除了这部分露在水面上的堤岸外，在水下还有相当长的一部分淹没部分，虽然汽艇吃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万一被礁石擦底也损失不小。

海水清澈透明，水下礁石间细白的沙子几乎清晰可辨。小艇越过临高角进入了昌拱湾，即使不用望远镜，艇上的人们也能看到伸向东南角的博铺角了。整个昌拱湾就这样被两角环抱，宽约两公里的海湾湾底平静如席，沙明水静，只有细微的白浪在岸边翻滚。

“真想在这里游泳啊。”有人说。

“以后在这里盖个疗养院！”

大家都笑了起来，现在说这个感觉有些荒唐，犹如一群穷人说发财了以后将如何如何。

北炜小心的要操艇的人注意不要太深入湾内，万一要射来一箭可不是闹着玩的。

“队长，这是什么山？”船上的朱鸣夏指了一下远处博铺角上绿树丛中冒出的一个圆椭型的庞然大物。

“不是山，是烽火台。”

“烽火台有这么大个？！”汽艇上的人都惊讶起来——他们印象中的烽火台都是西域丝绸之路上被风沙剥蚀的殆尽的土台。而这个台即使 400 年后也还有 16 米高。此时北炜目测它的高度至少在 30 米以上，45 度的坡度，乍一看很像一座丘陵地带常见的小山丘。全台周身都是用片石块砌成的，内部由土夯而成。和 21 世纪塌毁剥落严重，长满杂树野草的荒丘完全不是一回事。

“大家注意安全，这里有明军驻扎的，拉下面罩！”

随着命令，全体人员都把自己的防暴头盔上的面罩拉了下来。汽艇迅速地绕过博铺角，进入东南海域。

“博铺港！”

此地就是临高县境内最大的河流——文澜江的入海口了。这条全长不到90公里的大河，在此地形成了一个开阔的港湾，湾口向北。远处的一处影影绰绰的黑色岛屿影子就是红石岛——博铺港的东缘。

“减速！进入港内。戒备！”

红石岛对面的港湾海滩是泥沙质的，长满了大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有的地方可以看到非常突兀的被烧毁和砍伐过的痕迹，在红树林后面，是高低起伏的台地，并不高，顶端参差不齐。在这些红树林的对面，港湾的南部却是一片截然不同的环境，荒草蔓生。似乎还有房屋的废墟。

岸滩上散落着枯萎的海草和大量被拔起的树木，这是台风不久前光临过的证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才登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开每年中秋节前后都会来的台风和风暴潮灾害。

港湾内部相当的开阔，靠近海水的地方都是大片的红树林，滩涂纵横，各式各样的水鸟在天空中起落盘旋。水色发暗，显示泥沙含量较高。岸边平坦，稍有起伏。出乎意料，望远镜里没有任何渔船的身影——这有点不对劲嘛……

“这鬼地方真荒凉！”已经有人感慨起来了。

“这就是执委会说的已经开发成熟的县？那开发不成熟的地方不都是原始森林了？”

北炜不悦地瞥了一下说话的人——退伍当群众久了连基本的军人纪律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博铺这个地方虽然号称进出海南的要津，但是长久以来海盗每次寇略琼北往往视此为捷径。久而久之，除了少量捕鱼的疍民为了捕鱼而散居此地外，一直到康熙年间还是荒凉不堪。当时的临高县令樊庶到此地视察，感叹之余还赋诗一首来描写此地的环境：

匹马频行历海滨，
荒烟深处旧关津；
白波满目儋澄界，
黄笠遮头疍灶人；
三尺矮檐防飓母；

一拳小石祀龙神

.....

“关舵机！测量水深。”

他们手里有完备的博铺港湾水文资料，根据水文资料，河口港湾的水深从2米到6米不等，不过现在是17世纪。400年的泥沙淤积河道变化会有很大的误差。

汽艇开始缓慢地划行，朱鸣夏竖起了一面武警钢制防暴盾牌，掩护着水文勘探人员放铅绳测航道深度。

北纬紧张地搜索着四周：此时的汽艇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靶子，在开阔的水面上一无遮拦。他倒不怕谁来射一箭，反正那种粗糙的铁箭头是射不穿防刺服和头盔的，但是要是对方有一门小炮藏在岸边的草丛里，50米外打来一窝铁砂铅子肯定会出现伤亡。

军事组的人都持枪在手，子弹上膛，监视着周边的每个角落。

此时，烽火台上一个身影也在观察着海湾里的小艇。

此人头戴一顶生了层厚厚黄锈的碗口铁盔，身穿霉烂不堪的皮甲——还是嘉靖十年（1531年）朝廷增加海南各卫兵器时添置的。手里提着一柄同样年龄的腰刀，木鞘都烂得散了架，用藤条勉强缠着。

他身后是一个兵，脑袋上同样有锈迹斑斑的铁盔一顶，无甲，穿着一件破破烂烂里外不辨的鸳鸯战袄。背着一副弓箭，腰里也有一柄年高德勋的腰刀。

符柏文是琼山县人，少时习武，得过一个武秀才的科名，一直没再能登科。年近四十混了一个从九品的巡检之职，带着十二名弓兵并几个差役看守这个“琼海要津”。此地虽然号称天津，实则旅客来往不多，平日能管辖盘查的也就是些蛋家渔民和从雷州那边过来贩海的小商人而已。既无油水，又荒凉寂寞。见的最多的还是海盗。

海南因为地处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一直是海盗极度猖獗的地方，历史上海盗曾经多次寇掠临高，甚至围攻县城，顺治十一年居然把临高知县都给俘虏了。明清两代政府对此也没什么对策，无非就是广筑烽火台，一见海上异动就举火报警。

小股的海盗其实多是渔民。几个人，十几个人，多是亲戚同宗关系，弄些刀枪火铳，驾着自家的渔船出来，伺机沿岸抢掠，遇到落单人少的船只也抢劫一把，弄些银钱货物，有时候也劫掠贩卖人口。

这样的海盗符柏文还能应付，要是遇到成百上千，十几条船以上的大股海寇他就无能为力了——别说他了，就是海口的汤将军^①的巡逻船也未必能对付。

① 汤允文，时任琼州参将，驻海口白沙水寨

大股海盗在这里泊船取水的，大家相安无事。一旦深入港湾放艇登陆。符巡检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马上上烽火台点篝火，然后带着人找个地躲起来。一点烽火，沿文澜江两岸直到临高县城方圆几十里都能看到，百姓躲避，城门也随即关闭。

每年到了八月十五过后，台风渐息，海盗的沿岸抄掠频繁起来。平时在此地避风休憩的渔船最近也都不来了，他们这些巡检的弓兵自然也不能怠慢——粮饷虽少，好歹也是一份钱粮。

侦察队的汽艇一进到昌拱湾，烽火台上瞭望的弓兵就看到了。一般这样的小船他是不会去惊动巡检老爷的，但是这小船行驶得如此之快，让他很吃惊。等船进到河口，弓兵看到来人个个身材魁梧，头戴铁盔身穿黑甲，手里还拿着黑乎乎的铁火铳，这状况可不得了，赶紧把符巡检给请上了烽火台。

“符巡检，这些是什么人，”弓兵在后面轻声问，“要上去盘查么？”

“没见过。”海南虽然是南陲州县，但是老百姓的见识却不少。符柏文见识过倭人、佛郎机人，也见过红毛夷人，眼下这船这人都不在他的常识范围之内。唯一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伙人显然不好惹。

“好像在测水深啊？”

符柏文点点头：随着小艇的划动，那个黑乎乎的盾牌后面，有人在不断地收放绳子。测水深意味着有大船要进来。

眺望远方，海面上隐隐约约的有黑色的船影——符柏文倒吸一口冷气：这船影也太大了吧！

他眨巴了下眼睛，努力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

“点火么？”

他迟疑了，虽然看不清海上的黑影到底是不是船只，但是这股来犯的人虽少，却是全身甲冑——这就已经犯禁了，绝非良民，又在这里私测水深，显见还有大股人马要来。现在天光即将大亮，百姓们都要出门营生，若是匪人掳掠，就要大受荼毒了！

“点火！”

“队长，烽火台上有火光！”负责观察的陆荣报告。

北炜抬头一看，烽火台上已经燃起了一堆篝火，在清晨透明晴朗的天空下一股浓烟直冲云霄。

虽然已在预计之中，他还是有些沮丧：如果能无声无息地拔掉这个警戒哨就好了。但他的方案被席亚洲枪毙了——特种作战的准备工作太花时间。穿越者们要尽快展开登陆行动，在消息没有扩散开之前就在岸上站稳脚跟。琼州海峡这里古代就是海上交通要道和渔场，天一亮这么一支超越时代的船队是瞒不了任何人的，拔掉烽火台和不拔掉，

差不了一两个小时。

“不去管他，继续测水。”北炜命令道，眼下尽快让船进港才是真的。

可是艇上的人还是有些紧张，梅晚一边记录着水深线，一边悄声问北炜：

“明军会来增援吗？”烽火一起，各路援兵纷纷而来——这是他们在电影和小说里常见的情节。

“不会。”其实北炜自己也心中无底。于鄂水信誓旦旦地说：临高城里是没有强力驻军的，熊承佑也确认了这点。烽火台起的只是预警的作用。但是他还是担心当地地主武装会闻风而动，集结起来攻击滩头阵地。

小艇一路划行一路测试水深投放航标，为船只进入标定航道。海水正在涨潮，波涛倒灌入河，船几乎不需要划动就被潮水带到了烽火台前的码头，台下是一片低矮的瓦房，门前立着绰楔^①，门前一座旗杆——这里应该就是情报中说的博铺巡检司了。

巡检司门前空无一人，高高的旗杆上还挂着未熄灭的巡检司字样的灯笼。

北炜一挥手：“全体准备战斗！侦察队，目标正前方房屋，一组二组三组跟我前进！”随着口令声，北炜打开猎枪的击锤，第一个跃出小艇，跳上码头。

这次突击尽管所有人都做得很标准，穿越者们占领的第一个大明官衙里却空无一人。左右厢房的床铺上，草席余温还在，伙房里已经做上了一锅水，火都没熄。这里人去楼空还没几分钟。

巡检司担任的是盘查和预警，当然没必要和穷凶极恶的大股海盗拼命。他们地形熟悉一走了之就是。反正海盗是待不久的，走了再回来收拾就是——巡检司里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些伙房的家伙，折损不了几个钱。海盗也知道这衙门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干脆过门不入。

这伙 21 世纪的穿越者们不但到处搜寻，对所有东西都要兴致勃勃地翻看一遍——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都是古董。还要鸠占鹊巢——房子，背靠着海岸的制高点烽火台，还有码头，简直是现成的登陆指挥部么。

北炜吩咐一个小组上烽火台去搜索灭火然后担任警戒，一个小组则在巡检司登顶，负责压制周边。自己通过步话机向旗舰报告登陆成功，占领博铺巡检司，行动中无人伤亡。

“目前滩头空无一人！航路安全。”

汇报完毕，他叫来两名队员：“你们回小艇上去，沿着航路投发烟航标。引导后续船只入港。”

丰城轮的船楼里，听到消息后一直紧张地注视着烟柱的人们都松了口气。博铺港——

① 古时树于正门两旁，用以表彰孝义的木柱。这里是官衙门口的仪仗式建筑物。